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書中疑滯必資校勘晉書義既無可據言所載復多
略別錄其篇聯代業談如其未然以俟君子

晉書

乃祖

宗理

伍伯

通家

子卯

士家

古史

人事

都督都統

彭排

駐劄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彭排

白華

粉墨

晉書

傳世那有預

晉書武帝紀魏帝策文有曰惟王乃祖乃父及帝受禪詔曰乃
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此皆與古義合乃汝也古言乃祖乃父
猶今言你耶你祖耶也你乃古今音轉耳漢高帝言乃翁即你
父也言若翁亦汝父也禮記子孫曰哀夫曰乃乃非語詞乃即
你也今鄉里鄙人夫婦相謂俱呼曰你即禮記之乃也後世不
知此義多有姓焉宋書荀伯子傳江表公衛瓊上表自陳而曰
臣乃祖故太保璽鮮卑吐谷渾傳亦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還石
自言其祖焉乃祖所謂合不正則言不順矣劉琨之傳高祖表
曰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本自獻懷而云乃懷亦為失也

宗理

古今文字章蔡膝談每言宗社同頌宋書知六朝間多作宗社
如魏碑傳大權宗微繼獲符日景顯傳神鼎將喻宗稷幾其史
臣論亦云宗稷之重威臨四方唯沈攸之傳云宗社已成他人

之有獨此一處更作宗社也

伍伯

伍伯如今官府前導者紅黑帽人謂之軍卒者也伯諸書陌
無伯字伯伯之稱名第十九其行在諸兩簿前故書
云無故不遇之通也書作伯
 廣純傳世言純之先書有伍伯者賈充宣朝上而純後至充謂
 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是其義也宋書百官志下諸官
 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
 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
 韋曜曰美出書陌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
 引得各今亡其通導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為旅師皆大夫不得車之
 如此說也又屬禮秩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
 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
 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
 其比也

顓浦

詩焉蒲云顓浦之揭毛傳顓小浦坂也釋文顓都田反浦音只
 是浦頭為只顓浦依字書為顓頭通借為顓頭又從俗作顓狼
 舊書王褒之傳吾昔有伯英章紳十紙過江顓狼達乃亡夫充
 髮傳何武使河西雲楊呂氏顓狼又云吾以不才耐絕不道
 賈荷大顓狼如是宋書范泰傳契關戎陳顓狼俱危顓浦
 之異文也

子卯

駭記梗弓下云子卯不樂鄭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
 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漢書翼奉傳言子為貪狼卯為陰
 賊是以王者忌子卯卿卿避之春秋諱焉一說皆通宋書禮志
 一云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則與鄭說同甲乙子卯並單舉
 一邊言文耳

門生

勳賊蔡家私人宛從依附曰勳賊同家奴謂之門生江左以來
 此風尤盛宋書謝靈運傳奴僕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徐湛之傳
 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役車載之而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
 八生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為冗費可知
 然此輩遊身蕭條招納甚且之行事皆不免故顧慶傳云多似
 貴族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于計然則招權納賄茲利之豐
 豈非靡此之由乎梁傳昭不畜私門生真有鑒於此耳

通家

次魏以師友為通家故世說言語篇注引續漢書孔融謂李膺
 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儕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
 累世通家也晉宋以姻親為通家故宋書戴嵩傳凝之年少時
 與北地傅伯祐俱以通家子始為太祖所引兒乘凝之孫孫
 是武敬皇后之兄僧祐祖引仁高祖外弟也乃中云親故曰通
 家矣王球傳其弟家如戚未嘗往來王微傳何為勸通家疾
 病人顏延之傳好適東莞劉憲之傳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

宋書王鎮惡傳見軍人形貌掛戟具於鐵石傳設戟掛於鞍上
謝靈運傳及廬山陰防衛彰彰馬橋斷截傷者沃麻之傳
法系是也外則悉伐之令倒賊傷來及疎樹以進並同
隙還舊則手而發無不中此者交其

形貌

此以形貌為論略略到備性形貌有人以髮牛尾而備
者因手自結之請為容孫解書所遺白鹿種少童兒謝靈
以解愁宋書禮志五奉建二年有司公銀既不得孔雀白
朱英是古傳以來後世或用孔雀此容國容至平軍容則既
用白故朱端石傳軍置七位主事學使一白冠是也又云超
后初行別齋大鏡并十條金帶乃斷指長三四
尺以總銀之一節銀帶三四條廣狹不能常一時奔轡
活傳既悉破屋重戈矛所不能加乃能明長以以大容推
之一稍廣強十餘條賊不能常以大取則稍小長其不利
戰故一傳伊微長為知以便擊刺益兼刀備之用矣又文王
傳竟陵王誕左右侍直殿中夢入告之曰官須變為豹耳既
已失勢案將取官指既並字形之及失於校出指既而
所謂聚既焉也

形貌

形貌見詩王傳以為古者人必自及中形貌之類似形貌
帶其容是謂之容不然而古者良以形貌為容也

形貌劉琨傳盧循等上表理琨曰臣等祖考以來世受統
運入侍舉帳出籍形貌未嘗百官志上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
雙輪摩塵一丸此漢制也然則形貌所施不傷事於女史令官
府筆管或染以絳藉縑以紅紙其遺像也

白筆

宋書禮志五云務者有事則書之故常持筆今之白筆是其遺
象手故則古易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
裹之名易集此則舊筆舊易必須粉筆因粉色白故書粉亦須
白筆也

粉筆

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凡諸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徐陵宣
示諸求官人書云既奉衡流應須粉墨如顏所說似謂文詞稱
飾如徐所言則似當時銓選授粉墨兼施如今官府文牒用
朱書體畫之比二人同異未知其審粉書又云白銀難得黃札
易於黃札者宋書蔡確傳選兼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此則黃紙書牒因名黃札由是知粉筆之義處如顏氏所說蓋
選人狀貌年行長須須於當時華飾威風故清漢條詞便
粉筆也

粉筆

今之諸般古謂之粉身此為書傳伏傳周克封州道人招伏即
粉身是也又謂之粉身宋書顏延之傳昔於思皇后屏應須
百官議之故美顏延年粉身以延之兼持此也見也

策命

古者職官除授處有策命。上至帝王受終其不皆然。詩外傳八載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南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爵將不其公曰不妄此卽官之策命也及平受終。應國改年卽位尤重策文。宋書蔡興宗傳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承初之末當臨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尙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此則天子登降古有策書明矣或疑臨軒發詔事出王言若乃告終易代斬然在策策書有命謹之自出斯不謬也。臨詩外傳十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天子曰大命既至矣知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監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厥茲伊視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斯則天子卽位太宗奉鬯史祝奉策康王之誥列在周書歷代相傳傳章可案興宗之說雖不誣也又傳載興宗時親奉鬯較嗣主客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國家之禍其在此乎余因讀史參以詩傳讀其文益出古禮經之遺篇。詩錄而存之。

約略

得書鄭故傳學灼然二品本作器不審灼然爲何語詠阮瞻灼然止灼然也傳學秀才灼然乃知灼然爲當時科目之名

應國傳之舉止爭衡或正字之誤本猶應傳之品誤作器

文章

胡荈莊曰六朝人以文爲筆見於史傳者甚多其抵與詩對稱似不專指一類如南史任昉傳任昉詩宗齊謝靈運傳三筆六詩南史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類似凡文章皆謂之筆然又有以文與筆別言之者如南史顏延之傳得臣筆測得臣之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此則似筆爲文中之一類且考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筆者亦有之者又云又企提了云不便爲詩如謝靈運爲章奏如伯松爲之流況謂之筆是也又南史任昉傳凡長或筆王公表奏無不謂焉據此二條似專以章表爲筆其實亦對文則別散又則通耳

快手

隸卒之精健者名快手亦曰精手也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劉白六隊千餘人西將及龍細也吏快手復有千餘人又王僧虔奏左右勇士數十人並刺筆快手黃回傳蘇江西楚人得故射手八百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宋書殷琰傳領軍千五百精手沈約曰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如王勰將數百精手帝中起焚架書武帝紀高帝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數十萬餘人

越人之風也蓋越之家造作祭物役使昆蟲傳氣以預使人
悔者蓋於戈矛初起起於交廣既而風聲漸集自南而北江淮
之間亦靡斯災宋書顧悅之傳時油陽郡屬往比村宋杜
尋彭家飲酒還田得瘡吐盡血十餘枚臨死語妻云死後列腹
出病後張手由破視五臟悉碎據此江北亦有蠱矣但此風
未盛耳今則未聞

蛇步神

步神者夏官校人冬蟄馬步神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賈疏馬
神則少謂若左翼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神字異音義同與
蓋據族師春秋祭饗神注饗為人物故害之神也故古語成
為步又引按人馬步而申之曰剛未知此世所云蠱蛇之步與
人鬼之步與否以此注則知校人歲夕冥乃蠱蛇之步蠱蛇
者當是昆蟲之類人鬼之步如彭生為朱伯有為鳩之類是也
是人物為害皆有步神史記封禪書諸布之屬蓋兼包人物而
言布與步亦字異音同耳宋書文九王傳休若既死王與驛騎
大將軍杜嗣王休範書曰界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
自云為徐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謂巴陵王應作天子
已後王休範王休範王休範之云今案步神雖未知馬步蠱蛇
與人鬼所由要其神為人物與害無疑也休若卒為所害蓋
其神所由康成注俱非虛語耳于欽齊乘字衡上文山東厚正
其傳有神神所忌即神所忌布之類也余因讀史多以此類

元由

宋書王景文傳臣竊李武之間繼元由繼行義元始初也由萌
難也論事所起或言元權或言元來或言元故或言元質皆是
也今人書書元俱作原字如官曰原任時曰原韻文曰原文以
物貨錢曰原當以錢贈物曰原價凡此之類有數十條皆實為
常不加更正推厥所由蓋起於兩明初造事涉元朝文字體書
率皆易元為原治至今日習非成是不察所安是說也余聞之
率默人云

乾沒

乾沒二字始見於張湯傳說者多失其指漢書如治注得利為
乾沒利為沒三國志裴松之注欲有所徵射不計乾沒之與沈
沒而為之此與徐廣注隨勢沈浮之說皆不免望文生訓唯
度注乾沒射成敗也此說近之裴乾沒當時方言以為行險微
倖之義不得以利害言如如治說也魏志傅統傳並敢許命洪
流以微乾沒抱朴子言忘髮附之明成魏乾沒於難難言樂
志下明君諱云昧死射乾沒微則滅族實有冒犯難之意
就晉書見張湯傳上云始為小吏乾沒其下雖云與長安富貴
田甲無終叔之屬交私及晉書傅統傳言傅統足而乾沒不
已乎便以為貪食夫衛利之言會不思晉書每言乾沒其義並同
如傅統傳充女之為太子也統有力處及紀之將廢統助乾
沒乾沒得不應張駿傳從之劉曜傳曰主不以乾沒與細
不以乾沒取勝而傅統夫徐道潛亦有願獲利而得已焉

此歌此言不以制詞爲貴又知樂府之傳世久矣
日隆便至竟北史王勰傳贊爲河朔清流而乾沒宋利業書
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異故恩夫之所乾沒凡此諸辭皆微
學樂府之意後漢書卓傳注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靡然
則干摩與乾沒聲義俱近又皆當時方言更無可疑矣

阿堵

阿堵卽今人言者傳聞發語詞堵从者聲義得通借語文云
者別事同也故指其物謂之曰者謂方俗之言有特語謂漢
人不動善作惡隨不知遺字有產王勰遺字也以遺者其語甚
多凡言者自隨其指遺可通故晉書王衍傳口未嘗有錢
於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謂錢也世說巧妓顧採康曰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謂眼也又學腐敗中軍兒佛經云理亦
應阿堵上謂經也雖量爲注謝安日衛士謂溫曰明公何有壁
阿堵阿堵謂兵也益知此語爲晉代方言今人談堵爲視音
則失之矣

南聲

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婦生而聲兒宋書南廢帝紀太后怒諸侍
者將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如此南聲兒今案南聲晉宋方言卽
爲如此之意沈休文著書不得其解妄有增加翻爲重複南史
南聲上刪去如此二字則得之矣後世詞人喜用南聲有平去
二音而方以知通雅以南聲爲呼語詞謂今云能享此益明季
方音證以今時語或云那杭或云喬杭皆卽南聲二字之音轉

字聲異又晉宋人言音韻和聲或卽音律此等事及諸傳
聲也世說文學矯枉直武藝人曰顯春而王侯極聲如生母
聲於顯爲王胡之雪中露王顯持其臂謂極其手曰冷如鬼手
聲極來從人臂此皆單言聲也者也方正諸劉尹語桓大司
馬曰使君如鼓地帝可謂鼓衆容止篇注引語林曰王仲祖
每覽鏡自照曰王文簡那生如若兒此皆以如每代辭轉如鼓
若文卽附之轉音也文學謂劉尹曰殷中軍云田舍兒處學人
作術學品靈篇王丞相云劉何大道語唯舉手相地曰正自
偏斜此又以偏斜代術轉謂讀若你亦爾之轉音矣

雜歌

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春正月庚寅詔鳴歌奏風雜雜人夜
鳴日以記百官今京師夜漏三十餘刻後漢卒一人先唱衆人
居和其聲相揚宛轉有音無字須臾之間徧傳遠近以警羣官
爲人吟旦之意因檢東坡集卷六十七說雜鳴歌云今來
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聽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
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雜唱而與廟堂中所聞雜人
傳誦微有相似卽引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故南出長鳴雞衛士
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應勅曰今雞鳴歌也又引晉太康地記
記後漢同始劉焉公安細陽因雞鳴士習此曲於關下歌之今
雞鳴歌是也然則宋之黃州不出汝南晚吟東坡所聞卽雞鳴
遺聲也太康地記豈雞鳴歌經泰始罷後汝南傳唱遺聲存頗
隔古不知而妄破其說故東坡爲之戲嘲今京師聞此聲謂謂

之治說蓋亦不知即無鳴歌矣余以其音辭流來適合於周官
考旦之義因述而志之以存古云

寒食散

寒食散一名五石散世說言諸葛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
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注引秦水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
方雖出僊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百獲神效由
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今案五石之名雖未之前聞要不越
月砂雲母雄黃石英鍾乳之屬此等皆精剛內結符朱外標所
以六朝賢聖勸云散發結寒生熱風爽厥疾似令何晏不誅亦
終天歿加之李德裕引更始災異書裴秀傳服寒食散當飲
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熒時年四十八王戎傳戎傷寒時墮
廁得不及禍皇甫謐傳服寒食散遺錯節度隆冬裸體食水當
暑煩煩加以飲逆或若溫藥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軟
每傳服寒食散露髮袒身仰依傳夜失火燒車逆對以爲如
發溫酒爲辭此皆藥之流毒彰於歷試安在平叔一人服食
收神效又宋書王徽傳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吳昌胤傳之
用譬如御寒當人風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
止患然則治病之功不加藥未傷生之趨動有百端履微細
長生未有古人有言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謹識微言
真帝紀帝雅好黃老斷穀服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
識人以帝者之尊希慕長生之術而竟服餌以殞生吁可鑒也

式古

古事占易有轉式之法式即杖也占者所用之盤史記曰者傳
旋式正其素隱曰式即杖也旋轉也杖之行上圖象天下方法
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脈故云旋杖其者筮之狀正其筮謂
卜以作卦也魏索隱所云世說文學詹季長轉式追康成即
用此法今術有奇門六壬課月將加時旋盤起數豈即古之遺
像歟漢藝文志有漢門式法隋經籍志有式經一卷六壬式經
錄占九卷六壬式光六卷此則式法與六壬同實名首書故
舊傳郭麻少明式易宋書藝文宗傳爲鄧州府參軍彭汝顯故
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太字者不可受也夷堅傳白濟王
伶昵表求易林式占太祖並與之是晉宋以後其書猶存故顧
氏家訓雜錄云吾嘗學六壬式亦他世間好匠祇得龍首金
匱玉輪變玉解宋本注一本作玉輪變玉解十許種書計來無驗尋亦悔罷又
云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顧氏此論今之
奇門六壬書豈不足觀矣

射雉

舊書以選從禽即競拾棄蛇近射雉一事孫休嘗所損意
漢書安仁遂以作賦風靡所漸乃至日有萬變而馳驚羣鳥
出翼反白龍魚服蓋不足言矣後注漢賦而云晉郭景純江
蘇乃唐虞氏迄今竟能厭事斯不然也宋書齊武帝紀咸寧三
年帝將射雉虞卿諫而止職官志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過
暗乃遇又周訪傳訪於陳後射雉以安眾心三事之外則其無
聞至於宋世君臣耽樂流薄樂忘歸徐長玉身居恩倖日當

原不傳云：「王休仁傳云：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請多，在雉場中，又云：休仁死時，日已三，諸君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休仁傳云：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仁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沈懷文傳時游幸無度，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江智淵臥草側，俄而被召，俱入雉場，阮佃夫傳：元徽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然則宋之君臣終日操煤原禽，在目，舉可知也。徐佳乃云：齊廢事，又云：齊廢賦賦，賦賦而莫曉，豈由衷之言哉？思倅載傳：泰始三年，詔曰：徐爰任算，設數取合人主，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有以也。」

有馬

馬畜恩耗可以觀民力之興衰，論語有焉。舊乘歎以今亡，當時民物衰耗，亦可想見。魯頌駟牡不馮，國富民亦殷也。漢書食貨志上稱：「民人給家足，庶庶街巷有馬，什伯之閭，成羣良有以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三年，制剋徐兗豫雍雍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調養一丁；周朗傳：「朗上書言：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役服漢者，亦以馬少也。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獨一人役。」案孝建之制，本此。三匹者，餘一人爲吏，自此以進，賸賈有差，連事徵，群一無發動，然則就朗所言，參以孝建之制，當時馬少亦可見也。又定趙傳家制，每馬當乃，漸步出，單身挺腰。

舊唐書：「唐一統，唐書：『唐書：』五千，因由，得常馬後，得召出，爲隊主，又大府以武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是知民衆有馬，可以優富，宋世盛戰，故因馬投官，得。」

脈術脈術

古人通醫，不皆診脈，故宋書范曄傳：「范曄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脈，則知診脈在治病家，特法外意也。孔融先博學多能，則更善此，故言兼能耳。周朗傳：『鍼藥之術，世重復傳，診脈之使人，鮮能達，可知此事自古爲難矣。』文九王休仁傳：『晉殷氏與太宰冲女也，他賜祖細有醫術，安毅又與殷氏有疾，細人視脈，說之遂通，好事，世遺還家，賜死，然則細雖知，未必解脈，其入視脈，當即尊浮之資。今世醫家，不論分曉，上手便要視脈，風靡所漸，舉世皆然，殊可怪也。』又周朗傳：『世流不傳，魯爽傳：『程天祚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鍼術，藥和費費，書此事亦不多見，拓跋護北人氣質剛猛，宜於鍼灸，故尤貴之。』今北方人猶有解者，往往有驗云。」

國門柏歷

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奉職設，因門餘悉斷，禮志云：『晉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因門柏歷，門號，國門，因門如何處。』案：王所因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真以墓，案：墓本始死作。置庭中，近南，名爲聖今之因門，是其制也。禮既而作，主未葬，未葬，主未葬，以聖之禮，稱。

爲主道此其禁也范堅又曰因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因門後
 人出之門外以表康俗遂行之今案禮志所說因門殊未明了
 其柏廡門又缺其形若如范堅之說因門則似今之引魂廡以
 帛爲質以木爲匡樹於門外以表喪臨葬揭於竿頭以引行柩
 席殿之家以柩紙或桑皮紙爲之聯綴上下或立松樹一株綴
 紙其上以引魂爲名臨葬亦以引柩樹之墳旁恐此即因門之
 遺像然猶如此則是二者所需費固無多晉成后素以大爲煩
 費停之然則因門之制必非但如禮志所說而柏廡門復不知
 何狀也據孔琳之傳諸罷因門之式表以素扇亦云因門柏裝
 不出禮典起自宋代兼以游費實爲民患云又言自天子達于
 庶人則自大明禁斷以前其制益通于上下矣

室章

宋書禮志二魏文帝受禪刻金匱追加尊號不敢開庭乃爲石
 室藏璧於孝陵陵首晉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
 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靈璧於使房神坐晉
 書山濤傳策贈司徒靈印新晉伯靈印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
 靈章此皆其人功德隆崇特顯殊典晉諸臣中更無此比蓋靈
 璧放於金匱而靈章又放於靈璧也謂之靈者古人謂靈璧爲
 室案制靈璧以爲印章納諸靈中亦猶用明器之意爲靈美耳
 承經滴水注言石刻刀劍之靈通真以靈模寫正謂刻靈深明
 如鑑鏡復印也又周提保經云庶人燃脂者侯然帝天子然漆
 亦謂以爲靈璧爲今世則以白蠟代之蓋無復用靈璧者矣呂

禮記註疏以爲靈璧用費不以清酒以靈璧以增刻印章未
 深故爾

祀器

晉代名臣師終之典有東國祀器溫明祀器亦有東國溫明兼
 之者王季羣復有但言祀器不言處所者鄭皆異數也祀器
 者盛冰之器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其義也宋書禮志三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
 詔贈祀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斛數以周喪事精制夷盤隨冰
 借給此則祀器即夷盤其冰隨器俱往東國溫明益越冰之地
 宋世凌室在樂游苑內然祀器之類竟成絕響矣案晉書有其
 謂諸家亦有其說
 無其事亦爲虛矣

署署

署署近以名聲古蹟應同今讀署如風讀署如樹蓋古音也或
 讀署如處此起於北齊高祖之父諱樹因而讀署爲處非古音
 也署讀如限若晉書孝武帝紀爲清署嚴有議者以爲清署及
 爲楚聲責楚之律也宋書五行志二以爲讀云代晉者楚乃相
 玄義遠自號曰楚之徵然則清署一字反音爲楚此署讀如風
 之證也案晉書亦不可不考其處若署署是則署署二字合
 之證也
 署讀如處者北齊書杜弼相的法書字子英話事云須取署
 子英讀署爲樹意顯大忽曰小人都不知還人家誨杖之於前
 此署讀如處之證也唐書西之署與清署聲略並常切然今京
 師人讀紅署白署仍讀舒署仍此古音矣又如劉曠古同音蓋

晉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下漢書作傳是劉賡音同漢姓劉氏故本紀僅注並作賡蓋傳雖也而說文因之無劉有錄其訓殺也此即劉字之訓其後因誤劉知舊與賡音異案漢兩原通音高注劉或音通之謂非此之劉也可知劉或爲賡其本音伏僂漢書注不知此義而云賡音劉誤矣今極州人填劉如賡此亦古音之猶存者

錠錢

錠說文與錠互訓錠銅鐵模也本義如此今俗以金銀之完整者通謂之錠此言亦有所本檢晉宋書並無之唯北齊書陳元康傳云元康金百錠可知此語起於北朝矣然今之言錠者不限大小通得稱之故有中錠大小錠之言而元康傳先言黃金五十斤次言黃金百錠則知錠重於斤矣蓋初造此名唯大者稱錠習俗流傳因而大小通名案北史錠作錠錠音轉或其字本作錠後轉爲錠爾

引易

宋書後廢帝紀元徽元年八月甲寅詔夕陽晨於袁粲傳作晨晚夕屬此知晉宋人讀易以夕陽爲屬爲句
宋書索廩傳長沙王義欣鎮彭城告司兗二州云太和烟燭流澤洋溢案烟燭即烟燭漢書每作如此唯說文作燭燭爲異晉書紀瞻傳與顧榮同仕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樂大意以太極爲混沌之時據老子自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言以王彌云太極天地爲未當曉大指以先天之言益老氏虛誕之說非作易者

之意直謂太極極極之稱言其理極極復外形既變而生兩儀王氏指句可謂近之古人舉事極以爲驗諸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也今案太極二字說者非一然要其大歸蓋不出二途顧康伯言太極者尤稱之稱不可得而若孔穎達正義引老子云道生一即太極也一生二即兩儀也此正合顧榮之說文選十九勵志詩注引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清和未分之氣也李鼎新集解引康成曰太極太一也此並同紀瞻之義然二途既分道家則前說偏門必遵後訓要而論之極至極中之訓於義尤允也至於太極有閑蓋出道家之言不足可尋舊者或據以說易則非矣

引易

晉書紀瞻傳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案此以天道之道讀去聲與導同極是道訓通達天子之言極與天通其義甚明何晏集解乃以天道爲元亨利新之道殊不成義

引禮

晉書鄭冲傳父服王事六十餘載案曲禮五十曰父服官政釋功首鄭注始猶首也義甚如此

之云又一音刈治也是知魏晉人讀又爲刈與廉康成異

宋書禮志五云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爲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操治而自曲也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漢因秦舊亦爲桑與所謂桑殷之路者也今案禮運云山出器車廉康成以器車爲二物恐非器車益自然成器所謂不操自曲者也文選上林賦注張指曰山出象與瑞應車也象與亦謂自然有形象耳據張指及禮志之言又器車與馬闕爲偶不得割分當句如鄭所言言矣然則器車者山車者木根材不假彫治殷人制以爲路取其攻堅故孔子舍周從殷者也

宋書本紀

武帝本紀上云高祖託以金創痕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遠建復之計具下列敘九人有太原王元德驥西辛彪與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云云元德厚之謀於京邑振政攻玄及謀洩玄殺劉毅兄追誅元德彪厚之等紀載其明乃其下叙高祖移機京邑而又稱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玄桓玄誅元德等事出於外問未審故據從前敘斯辭諒將史臣失檢而然耶

本紀中云策封宋公加九錫今案其文全襲潘元茂冊魏公文官樣文章古來皆有本頭不獨王林學大誥矣高祖不臣之迹全篇不露一字獨於司馬休之及休之上表自陳見之此史法之佳者

本紀下云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殿宇於其處起玉燭殿與

臣觀之牀頭有土郭壁上葛蔓纏麻繩拂持中香願盛稱上俗若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以此爲過矣王本公此一條應敘入孝武本紀庶彰其侈游蔑祖之愆亦史法也置之此紀便成贅旒

少帝本紀景平二年帝居處所爲多過失皇太后下令廢之有曰幸災肆於誇詞喜容表於在盛至乃殺宮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擇腰御產子就高視然無性醜替四達及懿后崩帝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嗚呼推排梓宮梓幸笑譏諷省備問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斯義之事親執鞭撻擊無事以爲笑樂穿池築觀朝成肆毀徵發工匠疲極兆民案此指陳罪狀極盡無餘以文言代敘事法也

文帝本紀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案此言試也而善曰崩何以慙亂賊存事實也將挽魯春秋書公惡不地之側彼臣子隱其君父故耳沈休文梁人而成宋書何故不追晉室而學魯孔子

孝武帝本紀孝武以四月卽皇帝位五月誅逆衡等是月便登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立紀王氏爲皇后繼故卽位之君行此亦太早傳云太不懷也此舉有焉

孝建二年六月甲子以劉毅除羣天赦大下案文帝以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遇弒下逮孝建二年六月已二十九日於孝武本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皇帝位至是年六月止得十七月

改元開除得也據武帝紀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惠祥禮二

十六月儀依鄭玄二十七月而後除孝武此際蓋依鄭禮也案

王准之傳案傳作儀禮志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

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禮議詳禮

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指紳

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蓋威著自前訓

今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則

永初改制從從之議也然據傳准之奏在永初二年而本紀及

禮志二俱屬以元年蓋傳本亦作元缺脫其下因誤爲二矣

諸本紀敘封拜於王而後爲帝者例不書名而曰諱此亦創例

非舊史法蓋乃公羊所謂顯爲文公諱也而其例亦不純如武

帝之簡書彭城公諱文帝之簡書武陵王諱孝武之簡

書湘東王諱帝與後廢帝之簡於宋成王獨不書諱何也蕭

道成亦不書名唯曰齊王沈氏表上宋書在齊武帝之世故特

爲齊高帝諱耳雖非史法有爲而然

順帝本紀昇明元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舉

兵反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又吳郡太守劉暉據郡反案此皆

忠於宋而不附於齊非反也攸之傳與武陵王廙有云卅世不

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諒諸斯言沈攸之自是宋朝

忠臣王浚諸葛亮於魏室亦然不容難以謀逆爲詳列於叛人

也未嘗凡涉齊事多有微詞亦如陳壽志魏多爲晉隱非直筆

也

宋書律志

律志序乃諸志之總綱歷舉運固胞壽之舊源流得失敘明其

舊續前作之意也然沈氏諸志俱本之何承天亦多卽用舊文

不加刪潤其序已具言之矣

律志引漢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

律意光等不知歸問劉放乃得其器形制如屨書猶不能定其

強緩急言不可以書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若體知而

無師故史它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案

此可見律法失傳自漢已然

又論漢志上生下生之說云無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

生黃鍾今上生不及黃鍾豈得還相爲宮乎又漢京房六十律

於法爲歲又漢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

祉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發又推九六

欲附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

又載枘動問列和笛律一事頗爲詳載又云謂以魏杜夔所制

律呂檢校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雖依

爲律計故至失韻及邵佐著作郎劉毅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

鑄新律既成算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

鐘以律命之不叩而自鳴然又載阮咸澆其聲高後掘地得古

銅尺果長劬尺四分案尺字誤據世然則謂之所鑄新律必非

依周禮所得古器亦非卽周律明矣勸益欺世要名故空造此

語若審知所言杜夔尺度將長於古八分有餘耶案沈氏此論

世宗初公費及千貫置田爲墾今以世襲歸屬於城之屬
云云得地中占兩尺故廣墾今尺短四十分如此方與舊高句州
作墾屬已四分誤矣

律志之末又載舊值尺寸至宋元嘉中鍾宗之案縱等邊有減
損亦足見新勅所造木爲精審也

宋書麻志

史臣案節衍五德周爲火行又云五德更王唯有一家之說節
衍以相勝立體對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此二家又
云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
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
事爲長若同蒼賈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
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

麻志所採大要有三家景初麻一魏明帝時尙書郎楊偉造景
初元年施用其術以建丑之月爲正三年帝崩復用夏正偉表
略云秦漢以孟冬爲歲首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
時後天蝕不在朔久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七年乃寢其繆於是
違太初麻其麻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麻
疏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使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
密後疏而不可用也偉之持論如此先是光和中劉洪造乾象
法又創還疾麻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黃初中太
史丞韓翊又以爲乾象減斗分太多後當先天遵黃初麻未獲
施傳傳後出辭勸諸家以立多少之衷因謂積分設差以推
合朔月洩其術術密至於若此則舊依用然更又編纂之五

皇大乖於後代何承天亦譏其舛校二分長短不愜而偉表順
之云古今諸麻皆未曉道已之妙亦不自見其眉睫之過也一爲
元嘉麻宋太祖頗好麻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
二十年表上遂被施用其表略云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
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術以月推日則課次可
知堯典中星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
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麻冬至在奎
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
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
至差三日有餘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
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
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漢律之有詔附外詳之太史令
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尋校前後悉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
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
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
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應謂此一條自宜仍
舊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他盈
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故舊
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此元嘉麻之大較也一爲
祖冲之新麻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表曰古麻疎
外頗不精密羣臣糾紛其害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
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課日月所在差盈三度二

古曆考一曰五星見伏至差因循遲速或移兩宿之
又云何天二宿天開移一月分差分至乖失則節閏
非正宿度遼天則何察無準臣敢率愚辭更辦新歷立改易
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
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用既移則應改法屏紀履
還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合卻
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嘉典云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
卽朔癸亥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
宿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十二宿時差淺以月餘檢日知
冬至在斗十七今察以中星課以觀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
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夫數既
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歷外乖謬既難應改制僅合一時其能
通遠邇乎不已又由此條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
旋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
在正北爰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
在此大前儒學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
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
用凡十一麻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
上元之歲麻中報帳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麻交會遲疾亦置
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
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云地經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

人少曆麻數竟無異同之嫌唯太乙旅曆中郎將載法與特立
異議沖之隨難辯折又云身占麻法地同四分今
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
魏代已來遂革斯法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
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參若古法雖疏不當循用則法與復
欲應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沖之自信如此時中書舍人樂
綏之是沖之之術未及施用而羊明帝崩其事遂廢也今案歷
平中終世滿云麻數精微術無常是又云三光之行遲速差過
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
能下通於今也斯實通人之論術家所不悟故丹素相非幸甘
各是今人動笑古人之謬後人復效前人之疏楊偉景初既議
曰分何氏元嘉仍遺舊麻沖之新法又謂勝前綜而論之法種
久而大備茲轉行而彌濇然術無常是取協當時義在變通用
皆有致推之議遠與復生矣元和初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
年斗麻歲滿上明自古無不幾之法而沖之新麻自謂將來
久用無煩屢改抑亦信術之過也

宋書禮志

禮志詳博掩勝於史記禮志漢書禮志多矣案何承天傳先
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此則
禮志之篇當即承天所刪沈休文鈔錄其書備

禮志二云自漢末制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論調典定報儀
蜀朝則孟光許願創理制度晉始則荀勗鄭沖詳定晉禮江左

則前賢乃協理運乖者其間名儒學士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鈔魏氏以後經國經章以備此志云

王昔婚禮無其制春秋祭公述王后於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報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備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愷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已俱其樂禮之幣而已又周金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平仲子孫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符徑自上通先儒以爲立明其錄其事益爲三若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納是時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要非爲主婚不稱主人之義而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成康故事於是從之其告廟六禮服太等儀皆彪之所定也今案古禮既不可考據所定本依漢晉舊制彪之所從猶是成康遺文與禮制亦可謂賢有其文者也又以成康重臣實爲失禮故但依成康上禮不復稱賀斯爲得之

禮志二云元嘉四年太祖東巡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其順案主顧應作北國世說云語情情中既在京口登北固望海對岸樓注引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正此地也北顧乃梁武所改此後人誤書

元嘉二十六年上東巡其時皇太子

某事云云又太常主者寺卿某卿令某甲辭書某事云云此可見當時臺省文移書式所云押署者名字作行什之勢後世謂之花押是也云甲乙敬辭王申敬辭者別事之辭如今某官申某事是也云右白紙書如今官府文書用拍連無見也云文書如千里驛行者若今之取急文書馬上飛遞是也沈攸之傳尙書符征西府文云飛火印紙文書千里驛行

宋書符瑞志

符命之說興於西京之季盛於東漢之初波靡於魏晉莫定於江左沈休文因之創爲符瑞志今案上篇肇自儀禮迄於有宋是緯候之書也中篇廣風通龍瑞應之應也下篇神木禽蟲譏異之編也大古因田人安祥廣澤燕喜呈異庶必非妖象殺共生肅知非禍見祥而荒怠則慶轉爲殃聞變而敬備則殃更爲慶矣加以清議禍祥每多影響臣不爲謀人亦有言史記封禪書郊雍置一角獸若應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章錫一角獸益麟云陸倕詩說今件州時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哉也司馬相如子虛賦射麋鹿麟當即此獸而漢得郊祀志使稱爲白麟麟詩歌歌奏書王行志三史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八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鳳皇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微無以致鳳乃羽臺登耳孫亮未有德政與桓帝同事也瑞應圖大鳥爲鳳而爲登者非一法皆是也然則史書每言鳳皇見於某者亦時人以爲鳳皇耳唐詔知非春申之大鳥乎至於白鵠白兔白鳩今所在有